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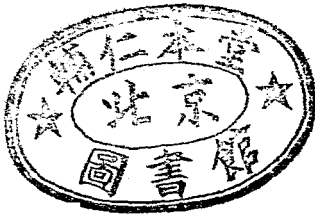
福生

香港真管理會出版

MG  
K971.29  
3

# 「特斯米」做去國美到

著 洋 南



3 1761 5032 8

版 出 會 學 理 真 港 香

DE ECCLESIA IN STATIBUS UNITIS  
(Going to America to become a "Mister")

by  
Taddeus Yang O. S. B.

(A-15)

Nihil obstat:

Sac. J. B. Cheng

Inprimatur:

H. Valtorta

Bishop Hong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ldg. 1st floor

HONG KONG

# 目錄

(一) 上天堂好不容易呀！	(1)
(二) 戰時美國報紙的矛盾觀點	(6)
(三) 噯喲！太太的帽子好看極了！	(9)
(四) 「糟民」與「濁潑水」	(13)
(五) 在古老的密尼蘇達州	(17)
(六) 長袍大褂是「中國普遍性大眾化的服裝」嗎？	(21)
(七) 梵德博士及其他	(26)
(八) 介紹美國胭脂	(31)
(九) 美國電影名星和劇界名伶的宗教信仰	(33)
(十) 做「米斯特」的唯一方法	(36)

# 到美國去做「米斯特」

## (一) 上天堂好不容易呀！

我在重慶担任五年難鉅工作之後，因開成都是一個後方最大文化區，又不甘願爲文化落伍者，就離開重慶前往成都去了。在那裏常與雙流及新津美軍空軍官兵來往，他們告訴我美國有如天堂，像聖經裏所說一樣，遍地彌漫着牛乳與蜂蜜，我於是更進一步想到美國去追求文化，衷心熱切誠有過於去我的美國官兵。

因此我便回到重慶領取護照赴美。果然該官兵所言不虛，他們的國家確似天堂，甚或較勝於天堂；進入天堂所需的證件，祇要領受洗禮和具有優良的德行，而進入美國僅有優良基督徒的資格還不足够，也許和尚或道士更易允准，因爲美國人酷愛新奇，而和尚道士亦的確比基督徒更不平凡一些。美國人這種心理我隨後方才發覺出來。一天下午我在朋斯范尼亞州壁磁堡地方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被邀到三百餘個婦女之前講演佛敎，約一小時講畢，就有兩位漂亮女郎



來對我致敬，且說：「啊！我們得聽一個中國人講說佛教甚為感動，我們家裏供有一尊佛像，深信他會帶給我們許多幸福，我們希望有中國佛教傳教士到美國來」。

但是這個人間天堂真不易進，我為領取護照在重慶整整等了兩個多月，我首先要有美國一個大學證明此行對於中美兩國文化相互的更深了解，確有需要。我為何肩負這種重要工作暫且不說，我却獲得需要的證件，美國領事亦表滿意，他給我重重疊疊的表格，叫我一一予以填寫。其中包含這些問題，如：「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或激進份子嗎？你結婚了嗎？曾結過幾次？你會離婚嗎？離過幾次？你有幾個孩子？你太太及孩子的姓名是什麼？你會否犯罪？犯過幾次？」似此問題都要宣誓答覆，還須用漆黑的墨水填寫表格，弄得我十指不像人手，多日之後，始得洗淨。幸虧他沒有令我以足趾填寫，否則我襪破損趾骯髒，脫起鞋來，就難免在領事館年青的女職員面前露醜了！

這樣還沒有完，我復須得有兩位政府高級官員代為担保我確非共產黨員，激進份子，罪犯，或重婚者。我不大明白高級的定義，不知道要達到什麼程度才合標準。為要避免錯誤和麻煩，便去找國民政府底下體格最高的兩位官員為我担保，一位為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博士，一位為主計處統計局副局長朱君毅博士，他們也一樣地需要宣誓證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激進份子，罪犯

，或重婚者。他們倆都帶笑做了，並祝我順利。

他們的簽字果然使我順利，我當時以為我的後台老板官階體格都很高，足以滿足美國領事之意，當可很快簽發護照讓我立即出國，熟知我竟猜錯了，他告訴我：「當你注射霍亂，傷寒，天

花，黃熱病等藥水完畢之後，我將給你美國護照。」其中黃熱的注射使我感覺迷惑，我會自言自語：「我是一個中國人，所有中國人皮膚既都是黃的，那能區別誰有黃熱病呢？」我明曉得這種辯護對我毫無好處，當即奔走重慶山城不知上下多少石階，歷時三星期始得了事，最後一次的注射使我手足非常僵硬似死人。

非特如此，我還得經過一道難關。時戰爭正在劇烈進行，日軍仍盤踞上海香港，出國惟一途徑只有取道印度。一個中國人欲往印度困難有如登天；駐重慶的英國領事要我向印度政府請求特許，再由印度政府轉呈倫敦核准，足足耗了四十天才得批准，從重慶飛越喜馬拉雅山而往加爾各答，剛剛走下飛機，便有兩個彪形大漢前來拘我於一間大而難看的建築物內，其中一切使我回憶起多年前在歐洲所參觀的瘋人院。他們在我遍身搜索，只



恐我這個神經似乎錯亂的人會暗帶武器危害印度總督，結果他們從我身上一無所得，但仍不放心，其中之一囑我交出所有文件，圖片，書籍，甚至禱文亦需照繳。我極怪異，後來才曉得只有法西斯人及共產黨人在印度隨帶禱文，祈禱與聲事可能同時發生。我到了三天之後才領回所有交出的東西，正在我船即要起碇前往加利福尼亞的當兒，

我們乘的船是美國海軍運輸艦，共有兩千多人，除我之外只有幾個文人。船上一切行動都是軍隊化，好像我前次應董顯光博士之請，協助商震及戴笠兩將軍在重慶軍委會外語訓練班所過的生活，惟一的不同祇有船上絕無一隻臭蟲或虱子，而所食麵包潔白如雪，不像軍米的黑濁如土，除此以外，其他一切幾都相似。我們一舉一動都由號角指揮，號角可發任何命令，牠早晨命我們起床，夜晚命我們睡覺，日間命我們三次用膳，非牠我們不能做任何事情，甚至洗澡大小便都要聽它發號施令。我們並無臥室，大眾睡在大統艙裏比船面低五六層，更深夜靜之際，我幾乎可以聽見魚兒在船旁跳躍的聲音！這裏軍隊化生活足經三十四天，無異煉獄，所不同的僅為煉獄當無牛乳咖啡可飲。

我們在一個晴朗的下午抵達洛杉磯兒（Los Angeles）。洛杉磯兒意為天神，但當地的天神接待我們並不如舊約裏所說者那麼友善；當時約有三十多個碼頭執事，海關職員，警察，偵



探，特務人員，以及文武檢查員，面目猙獰，與其說他們像天神，勿寧說他們像中國戲台上的花臉奸臣。其中之一不但抓去我的文件提箱，把我帶走，而且窮詰我許多類似駐渝美國領事的問題，又是：「你結婚了嗎？結過幾次？你會離婚嗎？離過幾次？你是共產黨人或激進份子嗎？你會犯罪嗎？犯過幾次？」這麼一套。

雖經如此這般的種種不便，我並不絲毫懊悔前往美國，因為此行縱未必使我更為開化，而我最少却獲知如何做個「米斯特」。「米斯特」就是我國所謂「先生」，你曉得先生是什麼，未必盡比車夫爲優吧！

## (二) 戰時美國報紙的矛盾觀點

我要在洛斯安琪兒等待一個星期始得乘坐橫貫美洲鐵道的火車到芝加哥，因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起，美國所有交通便利幾乎全部要讓軍人佔着優先權，人民非萬分緊急多不准乘搭長途火車或飛機。亦因此故，有些中國赴美留學生，比我還先到洛斯安琪兒好幾個星期的，仍在此處靜候未得啓行，

我在加利福尼亞逗留幾天，一點都不覺得焦急，這倒給我絕好機會，在深入美國內地之前，預先領略美國的民意。我把登岸後的第一天全耗在閱讀各種有關政局的報紙。美國各種報紙都不受政府影響；凡政府主辦或津貼的報紙便不受人民歡迎，因此我國宣傳部在美發表的新聞所以難收效果。

當時美國報紙登載很多有關中國的新聞及評語，其中使我最為感慨的是他們研討中國共產黨的問題，無論左傾或右傾的報紙，都把中國共產黨看作『解放農民的運動』，認為『旨在解放被壓迫在苛政下的饑餓農民』，並且把共產黨所以擁重兵發錢幣，認作是因爲抵抗日本未蒙國民政府予以經濟援助，且受『法西斯國民黨』的反對。更有甚者，他們除稱讚共產黨人爲『中國民主

運動的柱石」之外，且進而責備國民政府爲「反動腐化及無能」，有些報紙甚且宣傳延安的「宗教自由」！

我對於他們那樣曲解事實並不引以爲怪，而更關重要者，則爲美國報紙曾有記者駐紮重慶，他們反對我們國民政府並不是爲其對內對外的政策有何不妥，而僅爲軍事委員會和宣傳部嚴格實施新聞檢查。我們政府雖認此種檢查確屬國防必要手段，而美國新聞記者却視爲有背民主的理論與實際，他們因在本國享慣了無限的言論自由，就不能了解爲什麼這種自由要在中國或其他地方受到阻碍。美國人民雖在戰時確實仍可自由言論，或寫作任何事物，祇要不洩軍事機密，一切都可隨便。

那麼，在戰時的美國，到底有沒有檢查制度呢？也有。任何寄往外國或從外國寄來的東西，都要經過軍事檢查員的檢驗，但是他們僅僅有權勾消有關軍隊行動及重要軍事的字句，而在美國本國境內者並不施行檢查，私人函件的秘密，在戰時亦如平時一樣，仍受法律保護，不容加以侵犯，違者必受嚴懲。可惜在中國並不如；讓我追述一件在重慶時所受過的一件難堪事情：有一天，我的朋友某君送來一張條子，措詞約略如下：『當心你寫寄成都及其他處朋友的函件，你的私函會被檢查，檢查員某君已將你寄成都一信攝影寄來，你信中所提的那幾個人對你都甚憤懣』。

是時我在商震及戴笠兩將軍之下主持軍委會外語訓練班，當即告訴我的朋友想把某君洩漏私函之事控於商戴兩將軍，我友極力勸阻，並對我說：『不要如此，某君是一個教友，你的控告會使教會失掉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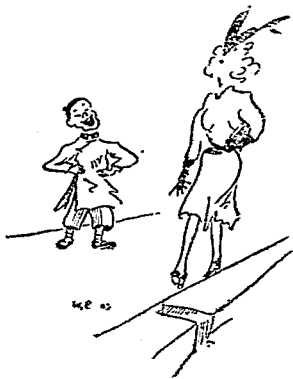
話又說回來了，美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問題的觀點，使我最感迷惑不解的，即爲親手所寫，親口所說，袒護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却不能容忍共產主義流行於美國，而把它認爲大爲危害美國人民幸福的東西。共產主義既然如此不適用於美國，何以又能如此適合於中，呢？豈不具有兩種真理和道德，其一專供白種人，其他專供黃種人嗎？同一觀念對中國人則爲真實完善，對美國人則爲虛偽惡劣，真實豈有此理？這些問題就是我後來用一篇三千字論文而試加解答的，該文刊於一個著名政治雜誌「亞美利加」（“America”）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那一期上。

### (三) 嗶啾！太太的帽子好看極了！

前篇論文發表後給我許多麻煩，從此之後，無論我到美國什麼地方，總不能避免被邀講演或寫作討論中國共產黨問題——這是我覺得最討厭對付的問題。

恕我不談政治，再述些逗留在洛斯安琪兒的經過罷。一天傍晚，我以電話與許邦愛修女接洽。許君比我較早一年赴美，參加洛斯安琪兒社會服務會工作。她信奉天主教是在南開大學肄業時候，她得了電機工程科學學士之後，乃供職於重慶交通部廣播事業管理處。我們甚為熟識，當她在重慶請求赴美護照時，曾請我簽字代她證明。她今年在聖神降臨瞻禮時誓發終願，還要等到她在華盛頓公教大學獲得科學碩士後才回中國。

許修道請我翌晨到中國街經堂去唱彌撒，此堂附設華童小學，以自上海前來的韋修道主其事，她如許修道一樣，也是一個新教友。彌撒完畢，即有一位戰前居香港的美國婦女請我到她家裏午餐，我坐在一個河北省籍陳醫師身邊，他以爲我是從四川松潘新來蠻子，很友愛地教我如何把持刀叉湯瓢，如何飲湯，如何吃牛排，可惜我不很懂得他河北腔的國語和英語，未能嚴格遵照他的教訓。這使我回憶起一件在紐阿克(Newark, N. J.) 偶遇的事情，即當我應聖瑪利修院院長之



命，到隣近的一所堂口唱彌撒時，該堂老誠的神父，從未見過一個中國人，即命他的副本堂用拉丁語告訴我如何做法。這位副本堂祇對我瞎扯二三句不流利的拉丁語，以後即閉口不談。在吃早餐時候，我們倆的對話全用手勢符號替代，直如聾啞一般。

不祇這幾位良善神父如此，許多美國人也都以爲中國人不會說外國語，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只有兩種，不是洗衣工人，便是餐館堂倌。有一天與我同乘自紐約赴華盛頓火車的一個美國婦人問我：「你是公教神父嗎？」我答：「是」。「是一個中國人嗎？」我又答：「是」。她聞之便驚嘆地說：「多麼奇怪啊！我以為中國人全像洗衣工人，餐館堂倌一樣哩！像你這樣的中國人是否很多？」我答：「不多，在中國好像我這樣的人不多，許多中國的公教神父比我更像中國人，比我更像神父。」他聽了不勝驚奇之至。

美國人明瞭中國及中國人的爲數頗少，大多數總是像上述幾個一樣。我想這個緣故當是因爲我們在外國人眼中成爲一奇怪的民族。我們的長袍，皮帽，禮節，孝道，廟宇，白塔，菩薩，神

仙，麒麟，龍鳳，筷子，米飯，魚翅，燕窩，他們無一不認爲稀奇；他們對於我們舊式的襪頭，新式的三鞠躬，以及我們走路時前後魚貫而行，都感特別興趣，且從我們老前輩的髮辮長垂（他們稱爲豬尾），以及我們的皮蛋（他們視爲壞蛋）中似乎找到濃厚的詩趣。

提起蛋，使我回憶一次在洛斯安琪兒對聖母自獻會女修道們(Sisters of the Presentation)宣講的道理，她們本來請我講演隱修生活，我記得不清楚爲何說到雞與蛋的問題。她們聽了似乎覺得很爲滿意，饗我以午餐，給我吃許多蛋類的東西，例如：蛋湯，炒蛋，蛋糕，無異一頓蛋餐。過了幾星期後，其中一個寫信告訴我說：「每餐吃蛋時候，我們無不憶起你給我們講過的道理，且無不大笑一番……」。

這便是應付美國人最成功的方法：就是雖在講論像隱修生活那樣嚴肅的問題，都要叫他們大笑一下。所困難者，我到處都要講演，所經不下二十餘省，講演次數之多爲我平生所未有，因爲我係中國人，而受過外國教育的神父，美國人總以爲我對中國一切無所不通；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學，戲劇，藝術，音樂，政治，經濟，甚至園藝烹飪，似都無所不曉。幸虧我在重慶的職務上，早使我不得不懂這些的皮毛，祇有婦女的衣服裝飾我沒有研究過，至今猶引爲憾事，因爲有一天在西敦女子大學(Seton Hill College)講演涉及中國風俗習慣之後，有幾個學生問我能否告

訴他們中國女子的頰和脣何時開始塗抹胭脂，這個意外而來的問題使我滿臉通紅，緣我無法答覆。又有一次一個芝加哥婦女問我：「中國婦女戴帽子嗎？」我答：「不，她們不戴。」她又帶笑地問：「你看我的帽子怎樣？」我舉目看他小巧玲瓏的帽子好像一個小型花盆，報之一笑，她便稍帶慚色停止笑容快然而去。我始覺得驚異，後來我才知道我還不配做「米斯特」，否則我應該答她說：「嗶啲！太太的帽子實在好看極了！」她必覺得非常快樂。



#### (四)「糟民」與「濁潑水」

我最後的目的是密尼蘇達州聖保祿 (St. Paul, Minnesota) 地方，距離洛西安琪兒共有五日火車的路程。我感謝美國外方傳教會駐洛西安琪兒辦事處主任的幫忙，幸獲一間臥房，使我及一位會居中國南部二三年的美國青年教士同睡一室；因我對在密尼蘇達的本篤會聖若翰修院及大學，和對在阿亥阿的美國天主教學生聯合會，曾經取得了聯繫，故得享受旅行的特別權利，與美國教士及在美國宗教團體所屬的工作人員所享受者完全相同；這種權利，除了在紐約以北幾州之外，任何美國其他地方均可享用。

自洛西安琪兒往芝加哥那四天似乎只過四個鐘頭，半因我的美國同伴爲人極端和藹可親，半因美國火車遠比英國及歐洲任何地方較爲舒服。

我在芝加哥逗留兩星期，始赴密尼蘇達州的聖保祿。芝加哥與美國其他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洛西安琪兒一樣，都有中國街，中國餐館，中國古董店，中國商會，中國廟宇，以及中國國民黨黨部。它還有一所天主教堂，叫做聖女德肋撒經堂，由一個中國左神父主持其事。左神父是上海人，屬於南京教區，在抗戰軍興時，與另一位南京教區毛神父同在歐洲留學，後來于斌主

教派毛神父赴美爲本教區駐美辦事處主任，派左神父赴美爲芝加哥總主教所設立的聖女德肋撒經堂的本堂。

承左神父惠愛，驅車送我至離城三十英里的聖伯洛各貝修院 (St. Procopius Abbey)，這也是個本篤會院，在美國爲數甚多。它如其他本篤會院，亦附設一所學院授給文學士和科學士的學位，還有一個哲神學院專爲該教區修生而設。這學院有一特點爲中國人所樂聞者，就是它現有四個中國學生獲得獎學金，除了學院之外，該修院還辦理「本篤會在華傳教事素」，每月出有刊物稱爲「遠東本篤會」(“Benedictine Orient”)，這事業開始於一九三三年，時端教宗庇約第十一世命令把北平輔仁大學(於一九二四年由聖萬生總修院所創辦)劃歸聖言會管轄，當時有些本篤會神父充任該大學教授者回去美國，有些則前往開封設立修院及男子中學，旋即特別設法把這本篤會在華傳教事業撥歸聖伯洛各貝修院辦理。

在離開芝加哥之前，我會宴請主管此事業的尙神父，及其主編「遠東本篤會」——他的妹妹，瑪利——於中國餐館。這是瑪利第一次吃中國餐，坐好之後，我就問她愛吃什麼？不意她却反問我：「中國人除了「濁潑水」和「槽民」(“Chopshuy. Chowmein”)之外，還吃其他東西嗎？」我徬徨失措地答：「濁潑水，槽民，到底是什麼？」她更驚奇的喊：「什麼？你是中國人，



連「濁潑水」，「糟民」都不曉得是你的國菜！」我以為她是對我開玩笑，還自言自語：「我們常吃外國人所稱的壞蛋（指皮蛋），所以我們這「糟民」一定亦吃「濁潑水」。」我乃大笑，立即點出幾樣在美國所能辦到的真正中國菜，所有味道都不如我數年前在倫敦，巴黎，柏林所吃的中國菜，但在瑪利已似山珍海味，好到無以復加了。雖然全餐只有五菜，我們却足耗了兩小時才把它吃完，蓋瑪利平生首次運用筷子，吃飯時一粒一粒夾入口中，無怪費時如此之多哩。

在自芝加哥赴聖保祿五百英里行程上，我一直推究「糟民」與「濁潑水」到底是什麼東西，結果至兩個月後某日，在紐漢涉爾的孟測斯特（Manchester. New Hampshire）地方，才把它找出來。當我被邀去無線電台講演「中國天主教的前途」之後，我即被宴於一間中國餐館，只賣「糟民」和「濁潑水」，至此始知我前所想像的「糟民」就是炒麵，「濁潑水」就是什錦，好像成都重慶的「全家福」。但我還在想，那麼「濁潑水」，應該叫做「渣水」，即在當天晚上寫成「中國烹飪」一篇文章，送往「遠東本篤會」發表，其中述及「渣

水」的來歷如下：

「這故事是我友人廚子博士對我說的，他對於中國烹飪的掌故非常嫻熟。他說：約在十九世紀一個夏夜，兩位喝醉的水手闖進舊金山一所中國小餐館裏面去，其中一個喊著：『嘿，我們餓了，給點吃吧！』店家窺見驚慌抖擻，壯着胆說：『廚子睡了，火也熄了，肉也完了，菜也完了，沒東西吃。』水手們却非吃不可，威脅的說：『你務必去找點東西給我們吃，否則你就要死！』店家迫不得已跑入廚房，百般思索如何在毫無食物，又毫無代價之下，設計餵飽這兩個海狼；因為他的廚房的確空無所有，且深信這兩個不速之客一定不會給他一文錢。他忽然異想天開，把垃圾箱內的廢棄食物倒入鍋內，加點油鹽菽醬混煮起來，不到半小時，這兩個水手便吃到他們認為平生最有味道的中國飯了。

他們問：『這個漂亮而好吃的東西叫着什麼？』

那個中國人很得意地答道：『渣水』。他實在說老實話，渣水的意義是廚房裏的渣和水，為中國農民常用以餵豬者。

至於『糟民』名稱從何而來，我則不知，因為我的朋友廚子博士兩年前在舊金山上流中國餐館吃完一大碗『渣水』之後，因肚子漲而死了。」

## (五) 在古老的密尼蘇達州

我到密尼蘇達的三天，該省省會聖保祿的總主教在教堂對三個主教舉行授予聖職典禮，禮畢即在該城最大殯館（聖保祿飯店）內聚殯，到者五百餘位教士——總主教，主教，院長，神父，一體參加。我與聖若翰修院院長及聖若翰大學校長亦在被邀之列。除了我兩次到過羅馬所見之外（一次在一九二五年——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我再沒有看過像這次聚會中那樣的天主教大人物，但是我不以為怪，因為在美國天主教徒的數目遠超過任何福音團體：在全國人口一五〇，六二二，三三七中，天主教徒佔二三，四一九，七〇個，而二百五十六宗派福音教徒中最多數的衛理會教徒亦只有六，九七九，五九一人。依據美國政府一九四五年統計（即我上列數字的來源），美國天主教計有六位樞機主教，二十一位總主教，一百三十三位主教，二十九位院長，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六位神父，二萬零八百一十六位修生。

四時宴畢，即乘院長汽車自聖若翰修院，到聖保祿去，計有八十英里路程，約一小時許即達，途中經過聖克祿德（St. Cloud）和聖若瑟兩鎮，這兩鎮所以用天主教聖哲之名為名的緣故，是因在八十年前有兩位德籍本篤會教士到此使其繁榮發達。當車行光滑道上，該院長告訴我：「你

看這富庶的地方，當我五十年前到這時候，遍地都是叢林荒草，所居處者幾乎全是紅種土人，只有在聖若瑟有幾個白人的田家」。現在聖克祿德已成爲十萬天主教徒的中心教區，聖若瑟亦有一所一千人的女子學院，而由本篤會修女主辦者，修女之中有的曾在當時還受本篤會管轄的北平輔仁大學受業，此外這些修女還在聖克祿德辦理一所火醫院，並附設受省政府津貼的護士學校，由修女伊尼斯(Sister M. Inez)主持之，她是一個科學博士，又是美國人類學會的會員。

聖若翰修院距聖若瑟只有四英里路，位於柯里這維爾(Collegeville)小鎮之外，這鎮擁有沙澗大坎(Sagatan)碧綠小湖，爲紅色印治安土人常來釣魚之地。聖若翰修院與彭斯文尼亞州的聖萬生修院(St. Vincent Archabbey)同在美國佔着最重要地位，計有二百五十個神父及修士，四英方里大的範圍。它如美國其他本篤會院一樣，附有一所經政府承認的學院，和時爲該主教區而設的神學院；所不同者，密尼蘇達省政府鑑於過去本篤會服務的優良成績，已准聖若翰學院取得大學的地位，可授碩士和博士的學位。其中兩個中國學生，一爲香港的黃國維，一爲四川安岳的唐天壽，都是成都本篤會修院文嘉禮院長保送去的，預備將來爲成都中西文化研究所工作。該大學校長告訴我，他很樂意諫訓其他中國天主教青年，爲四川省文化謀進展。

密尼蘇達是美國最古老省分之一，冬天氣候總在零度一十五度至二十五度之間，夏天氣候亦



難得比成都冬季更爲溫暖。這兩個來自熱地的中國學生，正當嚴寒抵達聖若翰修院，所幸美國房屋冬季均有暖氣設備，使他們覺得如在熱地一樣溫暖。

在密尼蘇達，麵包肉類牛乳產量最多，祇就食物而言，聖若翰學院儘可自給自足，因它擁有現代化農場，計養畜牛二百多，豬幾十，雞幾百，且自設食品製造廠及屠宰場，此外，沙澗大坎湖產魚亦多，環湖楓林又可製糖。

烹飪洗衣工作全由校中德籍修女們負責。雖然各事均由機器代勞，但是辦理一千多人的炊洗亦殊費力而辛苦，而修女們却一面工作一面笑談似極快樂。我會幾次拜訪她們，她們每次看見我來無不把我緊緊包圍，以關於中國四川及我自己的問題向我進攻——例如：「你有幾個弟兄姐妹？你的父母還在嗎？他們是佛教徒，孔教徒，或是天主教徒？中國人是否亦如美國人一樣，吃麵包飲牛乳呢？」這些問題我都盡力以我二十年前在柏林所學的殘餘德語予以答覆，我想她們不懂我的話，但是她們都很客氣地恭維我：「呵，你說德語多麼好！」這句話却使我回憶起以前在溫江承林廉清神父邀請講道那一次所鬧的笑話。當我用馬來腔的國語講演時，有兩位女郎以兩手蒙

「特新米」做去國美到

面竊笑不已，後來林神父問他們何以如此，他們答道：『我們聽中國神父對我們說外國話，是多麼有趣！』



## (六) 長袍大褂是「中國普遍性大衆化的服裝」嗎？

我一到聖若翰，在阿亥阿州新新納提（Cincinnati, Ohio）地方的美國天主教學生傳教聯合會就寫信請我去開圓桌會議，討論戰後中國教會的事宜，因此我必縮短逗留聖若翰的時間，祇應三次有關中國的演講，一次在修院，兩次在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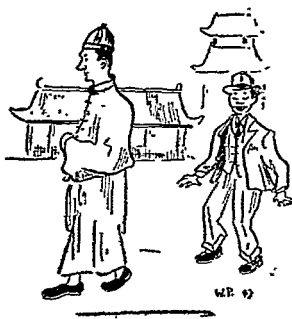
當我抵達新新納提火車站，即蒙該會事業部主任兼該會月刊主筆施培德先生（J. Paul Spue）躬來歡迎。施君立即駕車送我到會所，它是一座三層樓的房子，建立於小山之上俯瞰四十五萬五千四百一十個人口的新新納提市，費資慶主教（Rt. Rev. Edward A. Preking）兼總幹事倚閭迎接我，費和施兩君都酷愛中國，只要看他們辦公室及居住房屋的佈置充滿中國飾物，便足證明了。在總辦公廳牆上，正位於耶穌死難像之下，掛着蔣主席的大肖像，題有「美國天主教學生傳教聯合會·蔣中正·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等字。讀者如到那會所去參觀，這位費主教將要請你吃中國水烟，請你帶着佛珠祈禱，這些東西都是我由美國回到成都後奉贈給他的。

這個天主教學生傳教聯合會是個很大的全國性機關，係由美國全國的主教及總主教所發起組織的。它在每個天主教修院，大學·中學，小學，裏面設有一個隸屬的單位，而美國天主教現有

二百四十六個神學院，共計學生二萬零八百一十人，二百二十四個大學，共計學生九萬七千七百零六人，一千四百四十三個中學，共計學生二十五萬一千七百三十二人，七千四百三十六個小學，共計學生一百九十九萬六千二百零九人。這聯合會的主要宗旨，在使這些學生都能熟識非基督教國家內的現有狀況，並鼓勵他們捐款幫助在這些國家裏的傳教事業。

我所住的房子本來是爲愛阿瓦（Iowa）柏克滿總主教（Archbishop Beckman）保留的，他也是該聯合會發起人之一。這房子甚爲寬敞，內設一個大臥床，够給像我這樣體格的四個人睡覺，還排一張裝飾桌，好像我祖母嫁時的梳妝台。我在會中立即如同在家一樣，每人待我都極友愛，並不當我是生客，而視我爲他們的一員。那裏有個年已六十的日本老廚子，他當晚對我說：『我國與貴國正在戰爭，但我不喜歡打仗，你我還可做朋友』。結果我倆確成爲知交，在我赴會十五天之中，他爲我做許多事使我快樂，甚且幾度特別爲我煮飯吃，他說：『我曉得你喜歡吃飯，我要爲你煮飯。美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懂得如何煮飯。』

我不能不提另外一個朋友，「親克斯」，它是李博悌（Rev. W. Labadie）神父的愛狗（李神父即是費主教的一個好幫手）。這狗的來歷頗爲有趣，當有一天李神父在城內閒遊時，他看一個少年正在看護一隻病狗，就把那狗帶回教堂服之以藥，食之以肉及維他命丸，直至病愈體健



。這個少年每天（有時一天兩次）來探狗病，他看李神父對狗如此慈愛，受着極大感動，願改福音教徒爲天主教徒；我在會中猶眼見李神父對他及家屬宣講天主道理，旁有愛狗搖尾點頭，好像聽得非常滿意。

費主教與施先生都是努力工作，他們亦使我在十五天逗留中非常忙碌，我生平所講所寫關於中國的事情從沒有像那十五天如是之多。在我離開新新納提前往紐約，波斯頓及華盛頓之前，有三件事在該區馬倪閣拉總主教（Archbishop Mc Nicholas）同意之下已經決定：（一）中國天主教學者可由成都送來此間訓練；（二）趕快著作「天主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以供美國天主教學生傳教聯合會的應用；（三）派我爲該會的中國通訊員。後即根據上列決定，蕭濟醫學博士（出身於上海震旦大學及比利時魯文大學）及其夫人郎毓秀女工（出身於比利時皇家音樂院，曾得畢業第一獎榮譽），乃於一九四六年三月應約赴美。蕭君現在新新納提醫院及阿亥科學院醫學部研究，郎女士則在新新納提師範學院音樂系工作。所規定的「天主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亦經由楊安然神父寫成付梓，關於這書施培德先生曾寫信告我，他說：「這書寫得極好，我尤愛那

樣筆法。作者所寄來圖片亦極美觀，將大有裨於他在書中所施的文學藝術。」

我在新新納提及美國其他地方所講所寫的東西，如果未能給予美國人以深刻的印象，則我的服裝確使美國人印象甚佳。我當時穿着在重慶縫製的杭州絲袍，他們看了都感美觀，有一位紐約朋友特別喜歡它，我就在離美之前奉贈他了。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外國人這樣喜愛中國裝，而我們中國人反以西裝爲榮，無論剪裁得如何難看，甚且也笑外國人穿中國服。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前一年，我與丁谷鳴神父同往上海，每天都着長袍大褂，任何人一看了君走過，無不大笑狂呼：「你看，外國人穿中國長袍！」還有一次，我到銀行取款，其中西裝筆挺的出納員見我衣服平凡，好久置我不理，屢以白眼相看，一直等到我最後下定決心掏出博士學位的名片，說起我中學時代就在英國訓練的英語，他才立即把款付我。這種卑鄙的態度，就在今日的四川，仍舊到處可見。幾天前我與文嘉禮院長同去春熙路，還親眼看見有人笑文院長說：「奇怪，洋人穿中國長袍！」

因此，我對某君不久之前在一個有名的公教週刊上所寫的下面一段話不敢表示贊同。某君說：「長袍大褂是中國普遍性大衆化的服裝。一個外國神父穿着中國的長袍，講着中國語言，當然中國人民對這神父的表率是感到親切的。小時，我對剃光頭穿長袍的外國神父，覺得好像有一種

親戚關係存在我們中間，而對西式裝束的神父就覺得疏遠些。這種心理很簡單：每個人都喜愛自己的文化。」這只算某君個人主觀感覺，我不敢信多數中國人有此同感；最少我在上海，南京，昆明，重慶，成都及其他地方所得經驗，不能使我悅服某君的主張是一種真實的情形。

### (七) 楚德博士及其他

美國天主教學生傳教聯合會給我約三十元，以作自新納提去紐約的重費。我一到滿城蓋有摩天高樓的紐約，就收到楚德博士(Dr. Walter H. Gudd)的來信，他從前到過福建時任福音傳教士，他現代表密尼蘇達省任美國國會議員。他信裏說：『我希望你能於一月三十一日或二月一日抵達華盛頓，以俾在此期中晤談。如果你的時間與其他約會有所衝突，請通知我，我當設法來看你。我想你或者樂閱我所附上在國會裏所發表對於中國局勢的講詞。相見在邇，餘容面敘。』

我在紐約時報雜誌("Time")上早已拜讀楚德博士在國會裏所發表不爲美國讀者歡迎的言論，因爲當時美國民意偏袒中國共產黨及蘇聯，而楚德所言適與民意背道而馳，實際上他是當時國會中擁護中國國民政府反對共產黨主義的惟一議員，這也就是我所以迫切需要見他的緣故。於一月二十五日他給我一電，說要在二十九日或三十日與我晤面，我如期赴約我們倆就在衆議院用膳，膳後當我正要離開衆議院時候，却偶遇李兆煥先生，他是波斯頓市中國社會的領袖，兩年前他因負特別使命在重慶與我認識的。他問候我說：『神父，你還記得我嗎？』我答：『當然的，我從不忘記好人。』他即拉我沿走廊走，並說：『我們同去訪會馬克默(Me Cormack)議員，』馬氏

是個天主教徒，爲馬薩出色 (Massachusetts) 省的代表，兼任國會中海軍委員會的主席。我們暢談好久關於中國天主教問題，他告訴我：『你們幸得有好領袖，于斌主教，他是今日世界上最出色人物的一個，我甚以能爲其友爲榮。』直談到將近下午六時，我與李君始離馬氏辦公室而去一間中國飯店吃什錦和炒麵。

此外，我在華盛頓還要去拜會幾個人，尤其是馮等博士 (Rev. Dr. Joseph C. Fenton)，馮神父是華盛頓公教大學教授，兼任教務雜誌 (The American Ecclesiastical Review) 總編輯，對於中國興趣極濃，尤讚美中國的文化。我詢其語，特爲該雜誌草成在孔子勢力範圍內的釋迦牟尼一文，長十二頁，刊於該雜誌一百一十四卷第二號內。馮博士雖極忙碌，還抽暇驅車送我先去天主教中央教務委員會，再往火車站，隆情甚爲可感。

這教務委員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機關，在全體總主教及主教指導之下提倡美國天主教事業，其目的在於聯絡全美天主教友協力合作從事有關教育，社會福利，移民援助及其他教務，其重要者約如下列六項：

(一) 關於青年方面：溝通天主教青年各種組織的理論與實施之消息，提倡全國天主教青年的活動，使有青年團體互相聯繫，聯絡教外所有政府及非政府的全國青年團體，並估計其成績。

(二) 關於教育方面：設有四個部分，即統計，通訊，教員登記，及圖書館。

(三) 關於編譯方面：經常以新聞，評論，圖片等等，供給國內外天主教報館。

(四) 關於社會服務方面：包括事業，國際，家庭，公民，社會，及農村的各種活動。

(五) 關於法律方面：經常以聯邦各省及地方有關法律的消息，供給天主教團體；必要時，且須代表天主教向聯邦政府請求維護法益。

(六) 關於男女會方面：天主教全國男人會，和天主教全國婦女會，共有五千七百附屬機構散佈全國。婦女會在華盛頓設有天主教社會服務專科學校，男人會則設有無線電部，每週假全國廣播公司舉行天主教全國廣播節目。

這個天主教中央教務委員會的組織，其完備與複雜一如政府，所不同者，該會人員對於因公光顧者非常客氣，毫無官僚氣味，絕對不打官腔；無論何人不分貧富貴賤，來到其中任何部分的辦公室，一律都受平等待遇。有一次我告訴該會管理移民事務的女職員說：『我要往聯邦移民局，請求延長居留美時間』。她答道：『你不要去，我們馬上可以替你辦理』。她立即爲我打電話到移民局去接洽，果然不到幾天，我就在紐約接獲該局通知，告我可以在美再住一年。該會在政治上的勢力亦頗雄厚。有一次，當我在紐約的時候，英國拉斯基教授 (Prof. Lasnik) 會公開講演左袒



蘇聯而譴責天主教爲法西斯，其理由即爲天主教徒不肯承認蘇聯是民主國。該會即向國務院抗議，結果這位英國教授只得收回成言。

在北平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四、五期上，方彙神父告訴我們說，依據教廷駐華公使黎總主教的意旨，中國即將設教務委員會，以上海，南京，北平等處爲總所，我們殷切希望該會亦將像華盛頓委會那樣組織完善，辦理得當又力量強大。美國天主教所以如此強盛，即因天主教徒組織完整，不但在精神上，而且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極合作。我想這希望不會落空，因爲現在中國人已有一任樞機主教，二位總主教，約二十任主教了。

(八) 介紹美國胭脂

當我與一位美國朋友在孟側斯特 (Manchester, N. H.) 大馬路同走時候，忽有兩個人對我們招呼。我的朋友即加介紹說：「這個是我們的市長，這個是秦格拉先生，我們法文日報的編輯。」

「我們大家就在一塊用膳，席間我得知此城美國人中過半都是法國原藉，又美國現有三百萬說法語的人。這兩位邂逅之客，見我中國人能操法語尤為奇怪，第二天當地廣播電台請我用法語講演中國共產黨與天主教，全文即被登載於那個法文日報 (L' Avenir National) 的第一頁，再過一月，我寫基督教大政治家的蔣介石先生，又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寫中國國慶，這兩篇文章都重版於加拿大法文日報「義務」(Le Devoir) 上。

我原想在孟側斯特只住兩天，居然逗留兩星期，原因就在於秦格拉先生堅請我對所有當地法國天主教團體及學校講演，我好像中國猴戲場中的沐猴衣冠，到處以中國人能在法國人中操法語受人歡迎！當一晚上我對一羣商人講演時，有一個禿頭中年人極力傾聽之後，給我一筆旅費，說要請我到紐約他的辦公室內一談。我於一個月後前往見，發現他是一家化妝品公司的總經理，我覺得非常好笑。他請我回到中國之後，為他宣傳美國女郎燙髮，染指，塗脂，抹粉的各種方法，

現在理應實踐諾言，衷心介紹於我國妙齡女郎！

我在回到紐約的途中，曾暫停於波斯頓及紐黑文（New Haven）兩地，以便參加哈佛及耶魯兩大學。在波斯頓時，夏愛漢神父（前在重慶與我同事）曾邀我去拜會當地總主教；據夏神父說，他對中國及中國人最爲關切，他果如此，惟其興趣專權注在中國貧民身上，我雖然努力說服使他相信教育與科學在今日中國比慈善事業較爲需要，但是全歸無效。他曾嚴勵而怒氣的對我駁斥說：『際此你們國人陷於戰禍水災饑荒之時，而你却致力於文化工作，基督徒固如是乎？』這種思想我並不責難，因爲去歐美宣道旅行中的教士，確少寫作或講演中國文化問題。我並非說歐美人士對於孔子，孟子，老子，釋迦牟尼的道理不生興趣，祇以這些先哲死朽已久，其需要美國金元或法國佛郎之處，不如當今身受戰禍水災者那樣迫切而已。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恕不多贅，但却不能不自問：人民痛苦是否祇有金錢可以解救？如果我國人民能受更好教育，心身獲得更好的鍛鍊，我國的禍患是否會至如此深重？話又說回來了，立人必先立己，我們在華教士無論是何國人，都應力求學貫中西以利行道。

我因有人介紹，就去見耶魯大學圖書館主任巴比斯博士，正在與他談話之間，有一修女進來，她名德李賽（Sister M. Thecla），是彭司文尼亞省西頓女子大學英文教授，她趁暑假時間研

究第十六世紀英國文學，曾經發表幾種著作，頗受文學評論界之歡迎。

我回到紐約不久，報紙就發表田樞機王教的來臨，中國街爲他舉行盛大歡迎會，我亦參加，雖然人多未得與樞機主教爲禮，但想起中國竟出如此偉大人物榮膺斯職，感得不勝榮幸之至。

## (九) 美國電影名星和劇界名伶的宗教信仰

真不湊巧，當我決定去芝加哥臨行的前夕，不料却碰到了住居路斯安琪兒和好萊塢之間的一位美國海軍軍官郭爾佛斯上尉由私邸用電話通知我說：『閣下如果明天時間許可，我準會駕駛汽車前來貴處，約你同去好萊塢觀光，借便訪問平克勞斯庇（Bing Crosby）楊羅利達（Loretta Young）兩位紅星及其他信奉公教的名星劇人們，正因着你早知道在電影界和戲劇界的藝員羣中是有不少熱心教友。』礙於時間的催促，我便脫言辭謝了他的約會。

這機會的錯過，倒使我懊悔了很久。偏偏又在幾個月以後，當我應邀在紐約第四十二號大道上「宗教藝術協會」作公開演講席上，竟有一位聽衆前來懇切的向我說：『先生：距離此地不遠，有一所天主教堂建築在劇場的中心區，在那兒，我們的名星和劇人以及那些頂頂大名的紅星和名伶像克勞斯庇，哈利（Bing Crosby, Jack Haley）譚愛伶（Irene Dunne）之流都常進堂望彌撒。你願意去參觀嗎？』『那好極了！』我這樣答覆了他。於是我們邊走邊談的不覺通過了第四十九號大道，一會兒就抵達聖馬拉祿教堂（St. Malachy's Church）。

這教堂是於一九〇二年間興建的，那時四十九號大道祇不過是一個寧靜冷落的所在，靠着紐

約的繁榮，它也一天一天的欣欣向榮了，好些富麗堂皇的幕天大廈都環繞着這教堂的周圍豎立了起來，那裏有許多電影場，大劇院，馬戲團和成羣結隊的紅男綠女，影星，伶人，以及夜總會的新舞員們。如是聖馬拉祿教堂就變成這劇院蒼翠區的經堂了。

這經堂的本堂神父原是歐來利主教 (Rt. Rev. James B. O'Reilly)，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在這劇場林立的堂口從無休止的勤奮工作着，爲了滿足這羣男女藝員們心靈上的宗教需要。每逢星期天爲了扶持教友們善盡本份，他於十二點一刻鐘開始唱彌撒，平時爲了有益於甫經舞罷的舞員們，他經常於清晨四時做台彌撒。逐日進堂望彌撒的人數總能保持五十名以上；星期那天教友進堂的統計數字可以突破四千的指數。彌撒中聖詠歌唱者統由劇院名星，伶人，和夜總會的舞員們極精練的組合而成。男女藝員們大半都能遵循教規勤辦神工虔領聖體。

大凡美國出色的名星和伶人照例都在紐約城內設有自己的行館；因此所有的電影紅星和劇界名伶，歐來利主教差不多完全認識。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亡故的同事大都安葬在這聖馬拉祿教堂附近。正當華倫丁諾 (Rudolph Valentino) 逝世的那天，數千觀眾都蜂擁雲集的踴躍前來參觀亡者的入殮祭禮。歐來利主教同時也爲紐約最負盛名的舞蹈家杜納湖氏 (Jack Donohue) 和素享榮譽的戲曲家偉爾頓拉凱氏 (Wilton Lackaye) 唱追思彌撒。值得我們敬佩的歐來利主教，最令

人驚服的倒是在他充當聖馬拉祺教堂的本堂神父任內，足足二十年的光景，他從沒有賞鑑一次電影和戲劇。固然他愛這些藝人猶如自己的子弟一般，但他並不喜歡看見他們現身在劇台和銀幕之上。

這裏要向讀者介紹一下「宗教藝術協會」的沿革，該協會的創辦人就是紐約教區史貝爾滿樞機主教，他賢明的領導着紐約絕大多數的名畫家雕刻家和教會的名流並嚴密的組織了起來。有一次我倒做了他們晚會的座上客，我曾看見五十位名流與高采烈的詞頌着教會的讚美詩歌，這是特為集合該會會員能於每星期日大彌撒中合唱聖詠而設的。

一般說來，這些名流和藝術家能如此虔誠信奉宗教，是會令人驚訝不至的，我就此請問過該會會員名雕刻家善利（Joseph Shanley）先生。他會這樣為我解釋道：「在我們之中，無論名流和藝員大家都感到宗教的迫切需要，我們覺得惟有它能給予我們人生的慰藉並能助長我們的生氣使事業上更富於詩意。」『但是另一派唯美主義者的作家，何以主張拿純藝術來代替宗教呢？』我也會這樣相反的問題他。善利先生便含笑自若的說着：『呵！這就不免涉及到哲學問題了，哲學家雖然說明了什麼是人生和美，但是他們對於我們藝術從業者的實際生活究竟不甚明瞭。』

(十) 做「米斯特」的唯一方法

拉雜寫來就此告一結束。自始自終看完全篇的讀者，難免譏我浪費時間筆墨；我自己亦有同感，所以不敢再多贅了。關於我對美國人的普通印象，可於我爲「讀者文摘」所寫的一篇紀事中心見之，茲再摘要述之於下：

「當我在密尼蘇達一個學院裏慶聖誕節時，有兩個中國學生前來報名，其一來自香港，其他來自四川的農村。我問四川學生：「何時離家？」他答：「三個月前。」我又問：「到美何處登岸？」他答：「紐約。」我再問：「你仰紐約怎樣？」他說：「實在驚人，房子如是之高，我真不知人們如何爬上？但是奇怪得很，我居然看許多人從天上去，從地下來！到處嘈囂得很！天上嘈囂，地下嘈囂，中間亦嘈囂，紐約人說話一定比我們鄉下人較多些」。在座的美國教授和學生們聞之並不發笑，使我極佩服他們的涵養。」

最後這一句，就是表示怎樣做「米斯特」。(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於四川成都



# 「特斯米」做去國美到

版初月一十年七四九一

定價：港幣三角

著者：南洋

出版兼發行者：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干諾道中  
八號二樓

承印者：星島日報承印部

7  
432038



KBC  
G  
971.29

H. K. \$0.30

A-15/013/0005/E1/11/47